

香港文學，既有的傳統或者 新近的嘗試——以專欄散文 和也斯散文為例

金惠俊

金惠俊教授

韓國國立釜山大學中文系教授，漢學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學者，經常旅港，並出席有關漢學及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翻譯和研究之論壇。

一

眾所周知，所謂的傳統是人類在社會活動中從以前時代形成並較長時間延續下來的特定的形式、習慣、生活方式等。它並不是原生態的、一成不變的，與新生的或者一時性的事物相比它具有相對地穩定性而已。所以如果新的事物經過一定時間以後能繼續存在而具有相對穩定性的話，也就能成為傳統。而且，傳統自身也在相對的穩定狀態之中又不斷地發生變化，隨着變化幅度的不同或者被改變為新的傳統或者被淘汰為舊的傳統而消失。這就好像水隨着溫度的變化而產生的不同狀態一樣。水越接近100度就越熱而越接近0度就越冷，這時水的熱和冷並不是互為對立的而是相對的，隨即變成水蒸氣或是變成冰而成為另一個狀態。也就是說，對某些地點或狀態的判斷僅僅是一種按照強度或程度的相對的判斷而已。這些地點或狀態之間的差異並不是對立或矛盾的關係，而只是變異或形成的關係而已。因此，所謂的現代其本身就包含着傳統，也意味着過去傳統的保持或變異以及未來傳統的形成。

二

我認為香港文學具有一些特點，例如不受特定意識形態和文學觀念支配的多樣性、強有力的商業邏輯直接影響下的商業性、作家大規模的頻繁移動的流動性、中國文學和世界文學互相溝通的交融性、連接中國大陸和台灣及世界各地華人文學的中繼性、以現代大都市為基本素材表現情感和思想的都市性、流行專欄散文或武俠小說的大眾性等。¹ 如果就

1 金惠俊《1997年香港回歸以來香港文學的變化及其意義》，見《香港文學》第271期（2007年7月），香港：香港文學出版社，頁22-29。

香港文學自身來看，這樣的特點也成為香港文學所具有的各種現象和性格中比較突出的一部分。如果和中國大陸文學、台灣文學或其他世界任何文學相比較來看，又可以說是相對突出的或獨特的現象與性格。再進一步探究的話，這樣的特點不是現在或不久以前的某個特定時刻才突顯出來的，而是從一個半世紀之前或者從一個世紀之前一直到現在逐漸形成起來的，其間經過了一個相當長的時期。換言之，這樣的特點與所謂的香港文學傳統的某些方面有關，甚至可以說就是構成這一傳統的一部分。

在這樣的層面上，通過能綜合體現大眾性、都市性、商業性等特徵的武俠小說、言情小說、科幻小說等文學形式，可以確認香港文學的傳統之一已經定型，這就是親近大眾的傳統。眾所周知，二十世紀初以來中國大陸文學一直是由精英分子所主導的啟蒙救亡和追求自由為先。相比之下，香港文學則一直是在各種人物參與下以表現商業大都會中普通人的娛樂、休閒、消費為主。因此，理所當然的，在香港文學中嚴肅文學和通俗文學表面上好像是一直維持着互不相同的領域，但實際上卻難以區分地互相影響、互相作用。

比如，根據劉以鬯在第一屆香港文學節研討會上的發言，在1950和60年代，就已經有路易士、徐訏、黃天石、李輝英、曹聚仁等作家在嚴肅文學和通俗文學兩個領域都有創作，或是其作品根本就難以明確地區別到底是屬於哪一個領域。²到了1970和80年代，思果、梁錫華、潘銘燊、黃維樑等眾多的學者型散文家也都是注重作品內容和表達的通俗

2 劉以鬯《五十年代的香港小說》，見《暢談香港文學》，香港：獲益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02，頁124-131。

性、生活性，創作了包括專欄散文在內的多種多樣的散文作品。另外，1990年代以來又有李碧華、亦舒等以通俗文學創作著稱的作家試圖以精練的表達、快速的節奏、跳躍的敘述等等方式，嘗試寫出更具深度、更有內涵的作品。

三

專欄散文可能是最能體現香港文學親近大眾的傳統的文學形式之一。專欄散文在十九世紀末就已經初現端倪，³ 1930、40年代在一定程度上開始初具規模，到1970、80年代開始盛行。雖然近些年來出現若干退潮的徵兆，但專欄散文是過去的數十年間在香港作家人數最多、作品數量最高、擁有的讀者最廣、影響力最大的一個文學體裁。而且從專欄散文的篇幅字數、專欄形式等外在形式，到主題、題材、技巧，或者再到作品的創作、登載、閱讀的流通體系等，幾乎所有層面上都真實地反映着香港社會的特徵。⁴ 總之，專欄散文的盛行就是香港最具代表性的、獨特的文學現象。

最初關於專欄散文到底是不是文學這一點也有過爭論，但是隨着時間的推移，專欄散文分明就是文學之一種而且不乏優秀的作品這一點也得到認證。比如在1991年第一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的散文領域，入選的五十部散文中大約80%是專欄散文，最終獲獎的也是鍾玲玲的專欄散文集《解咒的人》。⁵ 還有董橋的十卷《英華沉浮錄》也是每周五篇、為

3 劉以鬯《香港文學的起點》，見《暢談香港文學》，香港：獲益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02，頁19-22。

4 金惠俊《香港專欄散文的嬗變與未來》，見《現代中文文學學報》第8卷第2期/第9卷第1期(2008年12月)，香港：嶺南大學人文學科研究中心，頁297-310。下文中有關專欄散文的敘述基本上是參考此文。

5 璧華《我看香港散文》，見《香港文學論稿》，香港：高意設計製作公司，2001，頁119-121。

期兩年的專欄散文，有評論認為其具有「融貫中英小品之長，把持着恰到分寸、淡掃娥眉的文字德性」。⁶不過，如果以思想的深度、題材的範圍、結構的嚴密、表述的精緻、風格的創造等文學評價的慣用標準去衡量的話，整體上看專欄散文的文學性並不是很強，而且事實上1990年代以後登載量逐漸減少，加上涉及各個領域的知識性、信息性文章急劇增加，專欄散文的文學性更趨弱化。

儘管如此，專欄散文仍然有幾點令人關注。首先從外部層面來看，一些真摯而有水平的作家們活躍在專欄寫作這一領域，保持着自身的創作個性並寫出了不少優秀作品，文學愛好者及一般讀者也欣賞乃至消費這樣的作品。而停留在一般水平的眾多專欄作家也通過不斷的寫作而漸漸提高其寫作水平。其次，從內部層面來看，專欄散文作家與讀者有直接的交流並從讀者那裏獲得及時的反饋，所以為了展示他們多層次的而有意義的思考，為了使這樣的思考能更順利地接近讀者，就不得不講求表述方式。因此，作家們致力於以平易而新鮮的表述方式去涵蓋有深度的思想內容，這就推動作者提高雅俗共賞的寫作水平，或者至少朝雅俗共賞這一目標發展。也有與此相反的方向。就是作者以新的方式表述讀者充分感受親近、容易理解的內容，並以此來提醒讀者接觸事物可以有多樣的方式，進而引導他們對文學產生興趣，為他們提示文學欣賞的方式，提供進入藝術世界的契機。比如，李碧華和讀者之間就是這樣的情況。作為通俗作家，比起思想的深化和文學的創新方面，她更重視商業意義上讀者的反應。又正是為了實現這樣的目標她撰寫專欄散文時在內容和

6 陳德錦《回歸十年的香港散文》，見《宏觀散文》，香港：科華圖書出版公司，2008，頁84。

思考層面上保持與讀者熟悉的面貌，在表述和情緒方面又運用銳利的筆致表達鮮明的感性，所以既受到讀者的歡迎，同時又能在一定程度上讓讀者超離其期待視野。

簡而言之，專欄散文雖然因作者的水平和態度不同而在文學成就上各有不同，但是從審美方面來看也不乏優秀的作品，尤其在作者與讀者之間的交流溝通方面發揮着巨大的影響力，可以說是香港所特有的一種雅俗共賞的文學形態。另外，專欄散文超越自身的領域，對以文學期刊為主的比較長篇的文藝性散文及文學創作的整體都有一定的影響。比如，西西在《我城》中所展示的像手卷一樣的效果——這與她長久以來寫作例如《剪貼冊》等等專欄散文有關——正是巧妙地結合並發揮出作為連續作品的連載小說的特性和作為單篇作品的專欄散文的特性。⁷

四

上文對專欄散文的說明中，我們也許可以發現香港文學的另一個傳統。那就是混雜性的傳統。

最初在報紙的副刊上連載小說比較顯示強勢的同時，散文和詩歌也並行刊登，之後才逐漸轉向以專欄散文為主導的方向。比如，在前期劉以鬯的《酒徒》、《寺內》，西西的《我城》、《候鳥》等小說都是以連載的方式刊登出來。像這樣報紙的副刊上混雜着各種文學體裁的作品，也就意味着當時不僅各種文學體裁之間會互相影響，有時也會出現無法辨明體

7 參考黃繼持《西西連載小說：憶讀再讀》，見黃繼持、盧璋鑾、鄭樹森編《追跡香港文學》，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8，頁163-179。

裁的作品。如前文所舉例證，出現了諸如《我城》(西西)等作品。1960年代流行通俗電影和「四毫子小說」等通俗讀物，當時眾多的散文作家雖不至於是要放棄對散文之文學性的追求，但也是為了和通俗文學競爭而不得不接受它們的影響。⁸從另一個側面來看，許多香港作家並不只拘泥於一種文學體裁的創作，而涉足於多種文學創作，因此不同文學體裁之間互相影響和互相重疊當然不會少。比如西西就是如此，她做過電影的剪輯和編劇，也寫過不少電影評論，還創作了「四毫子小說」《東城故事》。又如李碧華在創作小說和專欄散文之外還參與過電影、戲劇、芭蕾、傳媒領域的工作，所以她在影響力抑或在雅俗不分方面，可以與更早期參與創作香港題材的小說、翻譯、編劇的張愛玲相提並論。⁹她的《秦俑》、《青蛇》等小說裏混合着劇本或電影的特點，就與上述的情況有關。

事實上對於香港文化或者香港文學的混雜性的注意很早就有。1930年代張弓的詩作《都會特寫》既有漢語，又有英語，既有西方的王子、公爵，又有陰暗角落裏的本地女人、漢子，1960年代崑南的詩作《旗向》也既有白話和文言，又有英語，既有中國國歌，又有咭片、股票，這些詩歌都顯示了東方與西方、傳統與現代混合在一起的當時香港的文化混雜或文學混雜。¹⁰另外1970年代初，胡菊人在他的散文《雜種文化》中認為，香港基本上仍是中國人的社會，但是香港

8 陳德錦《裂縫和出路：香港當代散文的文化背景》，見《宏觀散文》，香港：科華圖書出版公司，2008，頁14。

9 也斯《從五本小說選看五十年來的香港文學》，見陳國球編《文學香港與李碧華》，台北：麥田出版，2000，頁61-78。

10 趙稀方《小說香港》，香港：三聯書店，2003，頁148-150。

人已經生活在中國生活方式和西方人生哲學的混合狀態裏，所以其文化也是一種駁雜不純的雜種文化。¹¹ 只是過去香港人還依舊以為中國傳統文化才是或者應該是正統，也因此沒有進一步意識到香港社會自身已經或者正在形成新的傳統而已。從這一角度來看，活躍於詩歌、小說、散文、電影、文化等諸多領域的也斯很值得關注。他的創作和評論長期以來都嘗試和強調在主題、素材、體裁、語言等方面的混雜，因為這對他來講既是自然的，又是有意識的。

最能體現也斯作品混雜性特點的是在體裁上的破壞和混合。舉其散文作品為例，他由詩歌創作開始文學生涯，所以在其散文作品中也可以看到很多詩歌的影響。例如他的《歌與景》、《豬與春天》、《風·馬·牛肉麵》等作品，從題目上看好像是毫無關聯的詞彙組合，卻產生出新的意味和形象；《在地下車讀詩》等作品中運用短句或者把長句用逗號分割成短句，來形成節奏感並構築想像的空間；《生活在馬路上的人們》等作品運用詩的語言；《獨眼詩人》等作品則通過描寫以影像為主的場面來營造特定情緒和感覺等等，都是如此。¹² 而另一方面，也斯的散文中也可以看到不少小說的特點。比如《新年前後》中對照特定的場面和故事，大量敘述人物的對話等就是如此。也斯創作的這些特徵不光是散文，在其他體裁的作品中也是一樣。比如《遊離的詩》和《東西》裏的一部分詩作或是像散文一樣自由形式的長篇詩歌，或是混用口頭語和談話體的詩歌。就大量插入詩歌的《光慶四章》而言，

11 胡菊人《雜種文化》，見《坐井集》，香港：正文出版社，1970，頁110。轉引自陳德錦《宏觀散文》，香港：科華圖書出版公司，2008，頁24-25。

12 以上關於也斯散文在形態上的混雜性，參考宋珠蘭《關於也斯散文的香港性的研究——以1970、80年代為中心》，韓國釜山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年2月。

雖然作家自己主張這是篇短篇小說，但是從它的內容和結構來看，難於分清到底是小說，是詩歌，還是散文。

像這樣自由地跨於各種文學體裁之間，不僅是也斯個人的創作特點，實際上也象徵着香港人複雜的身份特徵和香港混雜性的社會特徵。從這方面來看，也斯作品中更為重要的不是如上所述的那樣僅僅外形上對體裁的破壞和混用，而是其作品中那些有關香港的視角和描寫。比如，《城市日夜》片斷地描述香港這座城市多樣的面貌，這是為了表現香港和生活在其中的人群的複雜性。又如《清涼的天氣》把從周末下午到周日上午所見所聞的故事在用「***」來區分的十二節裏好像沒有體系地、混雜地擺出，也斯通過表面上極為散漫的這些片斷的意象和故事而主張：香港人的生活就是由這樣平凡的、瑣碎的事情混合構成的，這樣的生活場所就是香港。也斯這樣的創作態度除了散文以外，在其詩歌、小說、評論等所有領域中也是有一貫的表達。如他最近出版的小說集《後殖民食物與愛情》，就是捕捉和混合了香港和香港人所能走到的地方的細小瑣碎的故事和意象（包括視覺的，也包括味覺、嗅覺、聽覺的，甚至還包括觸覺的）。換言之，從也斯作品中得以看到的不是批評香港這座城市的混雜和散漫，而是認可和包容那些本身。總之，他要表現的正是多文化混雜與融合的作為「世界人」的他自己和香港人以及作為「世界城市」的香港。

也斯積極地去展示或試圖展示香港所具有的混雜性，這種嘗試也可以說是要證明這樣的混雜性經過一個多世紀的傳承已經成為一種傳統。換言之，這種嘗試是要表現香港不再是「沒有歷史的未知的空洞的空間」或者「借來的時間、借來的空間」，而是和大陸、台灣、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一樣有

別於它們的「我們的時間、我們的空間」，有着自己的記憶、歷史和傳統。再進一步講，就是對既有的傳統去保持、改變或廢棄，同時去探求和形成新的傳統。

也斯這樣的嘗試，從米哈伊爾·巴赫金所說的「故意性混雜」和霍米·巴巴所說的「縫隙性混雜」兩者混在一起的意義上來說，在某一個層面上確是新的，而在另一個層面上卻是傳統的。由這一點來看，從劉以鬯、崑南開始，經過西西、也斯，到黃碧雲、羅貴祥、董啓章和謝曉虹、韓麗珠等等，這樣一直延續下來的某種脈絡，或許是香港文學已經或者正在形成的傳統。還有葉靈鳳、徐訏、徐速、李輝英、阮朗、司馬長風，¹³ 或者陶然、東瑞、白洛、顏純鈞、王璞等等，他們的記憶和經驗也或許是香港文學已經或者正在形成的傳統。而且當然其他更多的也有可能這樣。

五

由於現象存在，人類就為了自身的生存和發展而試圖去把握現象，去觀察、檢討、分析、分類、定義……而理論化，則試圖去說明現象。然而，這樣的說明也會改變包括人類自身在內的現象。從這一點來講，發現、改變和創造香港文學既已形成的、正在形成的，甚至是未來可能會形成的某些傳統，這主要是由香港人負責的份兒，特別是由香港文學工作者負責的份兒。經過過去絕對不短暫的一或兩個世紀而

13 王韜以來許多「外地出身」的香港人，他們在香港一生居住最久，但是總是有一種「過客心理」或「北望心理」。比如，按照陳國球，司馬長風始終都是通過回鄉和想像來追求故鄉或故國的神話。參考陳國球《詩意與唯情的政治——司馬長風文學史論述的追求與幻滅》，《感傷的旅程：在香港讀文學》，台北：學生書局，2003，頁95-169。

形成的香港文學的傳統——包括親近大眾的、混雜性的傳統——在未來會怎樣地被揭示、改變、創造出來？這個問題對像我這樣的圈外人（也許同時是作為世界人之一的圈內人）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因為這同時是我所居住的空間——釜山、韓國、東亞、亞洲、世界，就是說既是地方、又是世界的空間——的問題。換言之，因為從多重意義來講，香港不只是香港，同時是世界乃至世界的縮影。至少說香港要以香港繼續存在下去的話……